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傾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是時太子既登位已告諸群臣曰汝等殺却達摩時宰牛大臣白大王言不作觀察無事何故即殺達摩身現懷娠未審生男或是生女若生男時方可殺却時王荅大臣言如是亦得汝當自看時達摩月滿以後即生一男其同日時有一採魚師婦乃生一女與漁師錢物將男換女其大臣即白王言達摩生一女也王曰大好我得解脫後時漁師養育其子漸漸長大令入學讀書乃能綴文巧作辭章時乃立名巧作文章大臣私来告達摩言汝子今大巧作辭章達摩復白大臣言今欲願見形貌方便將来大臣荅言何更須見不須看之時大臣見彼愛戀其子為作方便令子手持二魚作賣魚人形即往母所其母遙見相師占曰此持魚人者必當殺我王自住王位其語遍相告言轉轉乃至王所王聞此語告諸群臣乃可速即

捉取漁師子莫令逃逸其語轉轉漁師
子聞已即東走而避乃入一老婆家其
老婆見已隱藏深處以大黃塗身色如
死人死人輩將往深摩舍那之所安著
林所即起而走近有一人於林中採
取花菓遙見此人從死人中忽起而走
採菓之人隨後即趂不遠便止王使
隨後即到問採菓人汝見一人作如
是形容以不其人荅曰纔見從此路
去即速趂捉其魚師見忙怕入一流
衣人家其家以衣裳重裹馱於驢上
遠離人處河邊解放其漁師見起立
觀察四方遠望無人之處便即速走
路逢一人見其疾走路見趂王訪者
王使尋復到於村中括訪其所見者
報曰從此走過時人被使趂急復投
一治皮作靴家而彼家人一一具言
被王逼迫今欲殺我等廣如上說復
告彼家人言願慈愍故為我作一量
鞋鞋跟向前鞋頭向後若尋跡者無
人知我去處靴師荅言我先未曾作
如此鞋即說頌曰
曾見種種靴形狀　隨彼尺樣便為作

未有如此造靴鞋　令跟向前阜居後
時彼靴師依言即作著鞋走出村墻
既高无處踰過即於水竇中出時王
使者尋其脚跡乃見入靴師家處其
漁師子情懷怖懼投身入水龍王見
已將入宮中尒時大王展轉聞說漁
師之子投身入水在龍宮內王勅諸
臣於我國內所有持呪之人悉喚將
来時諸呪師既聞皆来詣王所時王
告言汝等往彼龍宮呪龍將来聞已
悉去於別曠野有一藥叉名賓伽羅
常以魚肉為食此藥叉住處樹木猶
枯況復人見存命龍王被諸呪師呪
已逼迫救彼不得即以神力將漁師
兒及諸呪師等累為一服將往藥叉
住處曠野之中安著龍王告諸呪師
日汝等所作非是好事彼漁師兒被
藥叉所害我等亦被損之呪師問日
作何方計龍王荅言汝等無益之事
惱乱於我我被逼迫將漁師兒置於
曠野之中令彼藥叉所害汝等亦无
所益時諸呪師漸行得歸本國白大
王言我等惱乱龍王逼迫極困遂送

持

魚師見深曠野中賓伽羅藥叉所食
時王語言汝等大好更亦尋聽或時
未死時漁師見在於曠野東行西行
彼賓伽羅藥叉在一方所共諸惡狗
聚集一處漁師見遥見此狗便作是
念我今决定即死其狗遥見彼人復
命一狗往趂捉取其人見已遠走上
樹狗在樹下藥叉隨後即到藥叉告
言彼可不聞賓伽羅人形藥叉在於
曠野之所若有人来住此者皆當損
害汝今時到下来其人荅曰我以盡
命在此時藥叉住於悉奈經結衣服
繫身而住時人欲作計走即往樹下
向一方走藥叉與狗同走而趂其人
事急即脫身衣擲於藥叉身上遍覆
其體群狗謂是其人衆共擒捉食敢
彼人便得走脫復作是念我有親舅
見在仙人所出家我今可往彼也其
仙所住之處花菓園林滋茂熾盛有
種種鳥出和雅音時漁師見展轉尋
問乃到仙所時大王使諸處尋訪亦
到其中於彼捉獲漁師見便即投身
谷下於空中捉得頭髻髮入人手身

墮谷底時王使者作是思惟其人決
死執得其髮持向王所白大王令我
已誅害獵師見訖王大歡喜賞賜其
使時護仙人所天来告仙言汝外甥見
今苦逼迫何不觀察仙人報曰我若
不擁護必定命終彼仙能持如是明
呪令男作女令女成男其仙即以呪
法攝受外甥即云汝勿怖懼時外甥
既得仙人攝受便化身為美女相貌
殊好特異常倫即往波羅痆斯於王
園苑而住其守苑人既見美女心生
希有速詣王所白大王言今有美貌
成就少女見在苑內王聞語已報曰
宜速將来便即以大威儀僕從迎入王
宮時王於彼美女深生愛著生愛著
已見王暫離便變女身而作丈夫即
戴王冠命安地大臣曰冊我為王于
時臣佐以大儀著冊立為王尒時諸
天說伽他曰

頭不斷者不為害　復起能作如是業
隨宜損彼不名害　如害白䏶王子者

佛告諸苾芻等於汝意云何其白䏶
王子曰初王者即是提婆達多於彼

時中魚師見者我身是也從彼王時
起此怨讎世尊復告諸苾芻汝等諦
聽昔時曠野有一大村其中有二巧兒
作別寶人其人各座一鋪而易不得
相侵別時有一識寶貧人將一寶器
来至其所止息三五日間持此寶器彼
一鋪人欲買其寶酬價極下時彼貧
人不肯賣與更將向彼別寶人邊酬價
平和即生歡喜報言汝可買取鋪主
荅言我無尒許錢財可買荅曰隨日
所得多少與我其人聞已即便受取
酬價少者即来共爭云我先見此人
寶器汝今因何奪我而易從此已去
遂至怨讎佛告諸苾芻彼酬價少者即
是提婆達多於彼時中酬價多者即是
我身乃至今時如是結怨惡意不息
復告諸苾芻往昔之日曠野村中有
一長者居住同族姓家娶女為婚共
為歡樂其妻有娠月滿已後便生一子
母即命終長者便作是念我更娶妻
共為歡樂娶妻不久誕生一子母亦
命終長者便作是念我亦娶妻不久
還死我為長子索娶一女當即娶女

遊戲多生子孫其妻問夫巳大童子
者是何人也夫主荅曰此是我弟其
妻復問夫曰於後分我錢物巳不夫
曰世俗之事皆合兄弟有分妻報夫
曰若當如此汝今兒子極多既分財
物當須殺却你弟其夫聞巳凡夫之
人為貪財物無不造罪即作方計報
其弟曰今者可共往入山中採取花
菓至於山中兄取大石打弟頭碎因
即命終佛告諸苾芻兄者即是提婆
達多弟者即是我身於彼時中乃生
怨悪

佛告諸苾芻我更說提婆達多共我
作怨悪緣起於往昔時曠野中有一
大村有一居士同族姓家婚娶一女
共為歡樂遊戲後時懷姙一子月滿
巳後便生一女形貌端嚴人所愛樂
居士曰有人先来從我乞者我當與
女時有一婆羅門来乞口云無病居
士告言我有一女奉賞與汝時婆羅
門曰我占時候日星非是穩便我今
不受待於後時日星穩便我當来取
說此語巳便即退去別有一時復有

婆羅門為求乞故還至彼家口云無
病乞與我物荅言我有一女奉賞與
汝報言先有一婆羅門来乞之時何
不與女居士荅言彼為星宿不便口
云星宿穩便来取此女時婆羅門言
我受此女問曰何不看星宿相宜即
受時婆羅門便為須即受此女受得
女已即便帰還先来乞者聞別有人
来乞女去即来詣彼婆羅門所告言
此女先受得因何將我女帰来荅曰
汝為瞻星非是穩便不取此女我不
看星宿穩便遂取此女時彼婆羅門
乃生怨惡嗔恚從此即生怨害之心
佛告諸苾芻尒時後来求乞得女婆
羅門者即是我身是也其先来婆羅
門看星宿穩便者即是提婆達多是也
時佛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未
生怨王有一大象名曰護財極大獰
惡性操常醉每日損人諸人皆怖不
敢出門時王舍城人悉来白王其護
財象極大獰惡每日出屋往於坊市四
道街衢損害衆人王當處分看象之
人莫令每日出屋須隔日出若出之

佉

時預擊鍾鼓令人藏避王告言好即
勑大臣令嚴看象人来使人依命嚴
来告言王舍城中諸人衆来白我護
財大象獰惡損害諸人汝當備日出
若出之時預擊鍾鼓告聲象出時調
象人等再拜大王已依勑即去其王
舍城中有一長者大有財物多有受
用發心請佛及苾蒭僧時提婆達多
聞長者明日請佛并衆設齋即持百
千珎寶與調象人告言有長者明日
請喬荅摩沙門并聲聞徒衆汝可將
護財惡象當面放之踐蹋喬荅摩沙
門荅言聖者依命如是又須令王知
之我等依命時提婆達多即詣未生
怨王所白言汝不能立我為佛為汝殺
父今得王位我今殺却佛自立一切
智大王可令護財象出時未生怨王
語提婆達多言汝不聞諸佛世尊未
調者能令調伏説已得即去語調象
人曰我已白王汝可明日將象出時
調象人持鈴擊聲告城中人明日放
護財象汝等自當防護時彼長者聞
此事已心生愁惱自歎我是薄福之

人今請世尊及苾蒭衆過家設供有
此事起放惡象出若為設齋復作是
念我今須造飲食熟已將往佛所其
夜即辦飲食明旦向世尊所白佛言
王舍城中擊鈴告人欲放護財惡象
各自防護今者世尊莫入城来所造
飲食欲將就此佛告長者汝可作辦
我今不怕護財惡象我共聲聞衆同
来入王舍城長者聞已歡喜即去至
家辦食鋪設坐已遙望世尊尒時如
来即持衣鉢共苾蒭衆入王舍城時
人即放護財象時象見佛并諸徒衆
即生嗔怒速走往如来邊其提婆達
多共未生怨王上高樓頭遙望惡象
欲踐蹋沙門喬荅摩提婆達多甚大
喜悅即說頌曰

我見十力者　被象力所蹋　聲聞釋種子
今日應消盡

尒時世尊以右手化作五師子時象
見師子已當時怔怕失大便奔走而
去世尊又放大火諸方熾熱唯佛住
所足下涼冷其護財惡象東西遊走
唯逢熱火世尊住處清淨涼冷當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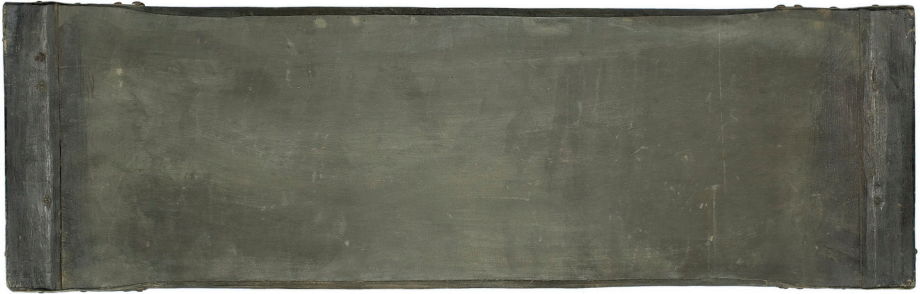
惡象諸聲聞等皆悉迸散遠走唯阿難陁一人不離佛邊其象醉醒纔弱來詣佛所世尊即以百寶莊嚴輞輪相無畏之手摩其象頭行無畏施即說頌曰

莫樂象身處　象趣是惡趣　當莫損害他
即得賢聖道　汝為前身業　故生在惡趣
損害諸有情　將是為歡樂　從此死已後
當生在何處　復往在何邊　賢首汝善聽
諸行是無常　諸法是無我　寂靜是涅槃
於我心生信

尒時世尊即往長者家敷座而坐其護財象隨佛後行佛在長者家其象門外立為不見佛故即欲推門屋倒佛以神力變其宅舍化為水精內外相照令遥見佛世尊食竟說施頌已從坐而去其象隨佛後行其國大臣具如上說啓白大王王聞此事轉告提婆達多汝大損我其象去已隣境國王聞者必起怨敵汝大不是時提婆達多被訶責已嘿然而住王勅諸臣言若佛出後當即關閉城門莫令象出城外勿令隨佛後去大臣依勅報

守城門人及語調象人繫捉取象莫令
隨佛後去依命即欲捉象其象見佛出
城西前不見世尊其象以腳蹋鼻氣息
不通悶絕而死當生四天王衆天天
法當生天者有三種念起從何處滅
生在何處是何業報當觀自身從象
中死已生在於此清淨四天大王中
前生為於佛所發歡喜心我今在此歡
樂不往如来所甚非道理我先須共
諸天圍遶詣如來所其象生天有身
百寶莊嚴清淨之身內外明徹其夜
即衣裓盛衆妙花往如来所竹林園
中其光遍照勝晝日時以衆寶花散
佛身上即於前坐聽佛說法世尊觀
察隨所樂聽而應說法其天聞已以
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煩惱山即
證須洹果既證果已心大喜悅白佛
言世尊無父無母能作此事無王能
作無天能作無親無友亦無過去魂
靈無沙門婆羅門枯諸血海唯佛能
斷我苦惱海超煩惱山閉惡趣門安
置人天勝妙之處即說頌曰
因佛閉塞惡趣門　三塗之中多損害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第十二張　頌



今蒙開闡人天路　復證微妙涅槃城
因佛斷除衆惡業　患翳之目得清淨
能證寂滅聖賢道　超過有流衆苦處
一切人天所應供　能除生老病死苦
於百千生不逢遇　果報今時得見佛
我禮大師垂瓔珞　頂禮佛足心歡喜
右遶三匝欲還歸　騰身即往天宮上

尒時彼天如商人得利如農夫得豊熟如壯士鬪敵得勝如病人得差所將諸天下供養已還與相隨歸於天上于時林中有諸苾蒭於初夜念誦經行見大光明遍照林野心生恠愕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於昨夜分是何因緣釋梵諸天下世尊所佛告諸苾蒭此非釋梵諸天來於我所復次諸苾蒭汝曾見護財大象以不如此獰惡奔逸欲來殺我時苾蒭等俱白佛言我等悉見佛言我已誨示彼於我所生正信心起歡喜故便即命殁得生四天王宮其夜來詣我所為彼說法得證見諦却歸本宮諸苾蒭等心生疑惑唯佛能斷白佛言世尊彼護財象作何罪業墮傍生趣復作何業得

生四天王宮及得見諦佛告諸苾蒭彼
護財象者先集業報今自擔負如暴流
水必當受之此護財自作自受非他
人受復告諸苾蒭所作之業無地水
火風為彼受之亦非蘊處界善非善
業而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諸苾蒭過去世時於賢劫中人
壽二万歲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
具足住波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
中是時此象於彼法中出家持戒不
能堅固復不貴重有所虧缺常以四
事供給衆僧咸就善根所生之處食
飲充足見我正法心生歡喜便即命
終得生四天王宮復為在迦攝波佛
時出家讀誦四諦緣起蘊處等法由
彼三業修集善根今得生天復得遇
我證獲眞諦如是苾蒭若修白業等
如餘廣說
尒時諸苾蒭等心生疑惑佛能斷疑
白佛言世尊彼護財醉象當來害佛
時云何諸聲聞衆皆悉遠走唯阿難

隨一人不離如来佛言汝等諦聽非
但今時於過往昔阿那婆達多河邊
有一鵝王名曰提頭頼吒有二子一
名滿二名滿面滿者大兒滿面者小兒
其名滿者性行極弊獰惡常行欺打
種種惱乱自餘諸鵝時諸鵝等每来
諮白鵝王汝子呰啄打我鵝王便作
是念彼既弊惡獰性若安立太子位
我死巳後必損殺諸鵝我今須作方
便即喚二子滿及滿面告言汝等可能
往詣諸池有鵝之處撿行若先來者
我即與王位時鵝王子竟意各將五百
鵝衆往於諸方東西遊行遍觀池水諸
鵝漸行至波羅痆斯於彼時中有一
國王名曰梵德正住王位其國人民
熾盛安隱豐熟去城不遠有妙花池
清流寂勝有諸雜色蓮花而覆其上
其池四邊亦有千花菓樹亦有雜類
諸鳥翔集時鵝王子名滿者共五百
鵝衆下來入彼池中心无怖畏遊戯
歡樂其滿面共五百鵝衆在虛空中
時有一鵝報滿面言我等可下入此
池中以不荅言我且往無熱池中紹

王位已然後可来於此遊戲當即達
疾往無熱池中即紹王位還来至波
羅痆斯池中遊戲時池邊諸人見鵝
端正无畏遊戲皆生怪愕人所樂見
鵝中之王從何處来至此池中身體
莊嚴其池諸鳥无有比者人皆愛之
無畏而住在池遊戲時波羅痆斯衆
人聞已俱来皆往池邊觀望看視而
住其國臣佐白大王言不知從何方
有妙色鵝王共無量百千諸鵝圍遶
在彼池中身色端正勝自餘諸鳥人
愛不足無畏而住時王告諸大臣言
若當如此喚捕獵師来大臣依勅即
喚集来王言聞我池中有勝妙鵝王
至人所樂見不知從何方来汝等可
作方便四面圍繞繫縛將来莫令損
彼身體肢節將来見我其捕獵人依命
即去巧作方便緩緩繫縛已時鵝王
的知不得解脫告諸群鵝汝等速往
無熱池中五百群鵝皆悉走散唯有
一鵝涕淚而住時採捕人見彼一鵝
不被繫縛在鵝王邊涕泣而住心生
怪愕告言我懼王勅繫縛汝身汝莫

帝哭我不殺汝即將此鵝王往波羅
痆斯王邊傍邊一鵝雖不被縛心相
愛念亦隨後去將到王邊王告獵人
不繫鵝何因而来其採捕人白大王
言我不繫縛彼自隨来王生恠愕語
採捕人隨後来者的知是夫婦相愛
不離汝解放此鵝王從彼同去莫令
有人損害其採捕人白大王言恐別
有人損害於鵝王勅群臣告諸百姓
勿令損害此鵝王也時王即喚群臣
卿今可於波羅痆斯城隍之處擊皷宣
令作如是語國中所有一切人衆從今
巳去但是衆鳥不應傷損臣即如勅
普告令知汝等苾芻勿作異念往時
滿面王者即我身是彼隨鵝者即阿
難陁是其次五百群鵝者即是今時
五百苾芻是於彼鵝時皆悉走散唯
有阿難陁不相捨離今時亦復如是
衆皆走散是阿難陁不捨離我
尒時世尊復告諸苾芻等重為汝説
阿難陁不捨離我五百苾芻走散之
事汝等諦聽如過往昔於波羅痆斯
有王名阿叱正住其位其國人民熾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第十七張 僩

盛豊熟安樂有五百臣佐為彼威德近境諸王皆來朝拜時有一人從南天來名曰杖執黠此一人當敵千人到臣佐所大臣即將見王白大王言聞王威德此一人闘巳敵千人王當攝受時王即賜受用財物若後時中此境有王軍馬漸多強盛勇健即辨象馬車步四種兵士來過阿吒共為闘戰其阿吒王亦以四事兵馬出共闘戰其外境王被打陣破散走而去各歸本所還来聚集審遣一人詣五百群臣我更闘戰汝莫共我闘敵若得位時多與汝等財寶勝阿吒万倍其五百群臣皆悉迴意共外境王情同審契時王復以四事兵甲更來闘戰阿吒亦以四種兵士共為闘敵其五百大臣共外境王同情不戰彼南天來者共阿吒王心大苦惱彼人即說頌曰

一切友捨離　多時好看侍

唯有執杖人　不離大王所

彼勇健人殺彼五百大臣尒時佛告諸苾芻勿作異念時彼阿吒王者即

我身是也彼敵千人勇健者即阿難
陁是其五百群臣者即此時五百苾
蒭是其五百苾蒭皆悉走散離我唯
阿難陁不捨離於我復告諸苾蒭等
汝等諦聽阿難陁不捨離我之事如
過往昔有一菩薩住不定聚在一方
所山中受獸王師子身時有五百野
犴每常隨後求拾殘食同住山中師
子殺得虫獸上味血肉食已捨去餘
有殘者野干取食多時在彼於後時
中彼師子王夜覓虫獸夜闇不覺墮
在枯井其五百野犴中有一野犴見
師子墮井不離井邊思念方便作何
計校救拔師子得出井中自餘野犴
見五百群衆隨後而行其彼一野犴
傍井東西遊行見一土堆以脚推土
置於井中土漸滿井師子得出尒時
諸天於虛空中即說頌曰
皆須作親友　羸弱及強者　我見一野犴
從井救師子
佛告諸苾蒭等時師子者我身是也其
一野犴者阿難陁是也昔四百九十
九野犴即此四百九十九苾蒭是也

其四百九十九苾蒭弃捨於我唯阿難陁不捨而住佛告諸苾蒭等諦聴乃往昔時有一菩薩在不定趣時一方所與五百鹿為王有一獵師欲害群鹿於河側邊着弶柵網索計挍捕獵時諸鹿等心無畏懼遊行至彼然其鹿王於前而行遂被繫縛既見被縛諸鹿並皆走散有一母鹿住於王邊而不弃捨于時鹿王欲斷其索而不能斷母鹿見其鹿王不能斷索便說伽他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慇懃解　安置弶柵者
獵師今欲来

尒時鹿王便以伽他以頌荅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弶索極堅牢
縛脚令徹骨

尒時獵師手執弓箭身著袈裟到此鹿所母鹿見獵師欲害鹿王于時鹿母即就鹿王而說頌曰

大威德鹿王　宜速慇懃解　安置弶柵者
獵師今欲来

尒時鹿王以頌報曰

我今作何計　無能斷此索　弶索極堅牢

縛脚今徹骨
尒時鹿母心懷虛怯即就獵師而說
伽他曰
汝是大獵師　宜放弓箭却　將刀先殺我
然後殺鹿王
尒時獵師聞是語已心大驚愕而問
鹿母此鹿是汝何等眷屬鹿母報曰
是我夫主獵師聞是語已便說伽他
而報彼曰
我今不害汝　亦不殺鹿王　令汝重相愛
夫妻還得合
尒時鹿母說伽他曰
如我與夫同歡樂　愛重夫主還相見
願汝與諸眷屬等　恒常愛重同歡樂
尒時獵師聞是說已心大驚怪歎言
希有便解鹿王與母鹿同去尒時佛
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其鹿王者豈異
人乎即我身是其母鹿者阿難陁是
四百九十九鹿者是四百九十九苾
芻是其四百九十九苾芻弃我而去
唯阿難陁不捨而住時諸苾芻咸皆
有疑唯有世尊能斷疑惑大德
世尊宜可觀察提婆達多白為是鐵

為利養故損害其身佛告諸苾蒭
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以貪穢惡利養
故而害其身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於
一山中有大花池時有大象住在池
邊復池一邊有野犴住身多穢臭是時
其象從池飲水而出其野犴欲往池
邊飲水野犴告象曰仁可避路若不
尒者可共鬬敵象作是念此可懸物
臭穢無上若以足踐或鼻或牙害彼
皆悉穢惡我今還已穢惡之物方可
害彼而說頌曰
亦不足蹋汝　復不鼻及牙　我用穢物殺
當以穢殺穢
時象復作是念我向一邊行彼應必
隨我後即向一邊遠去其野犴便作
是念我以口辯彼懼退走即隨後趂
象其象見近即以極努放糞打其野
犴便即命終佛告諸苾蒭等勿作異
念尒時彼野犴者即提婆達多是當
以穢物損害今時亦穢惡利養故損
害時苾蒭心皆疑惑唯佛能斷來白
佛言若能依佛教者皆度生死苦難
若依提婆達多教者墮在苦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

第二十張 何